

边走边想

雨花台印记

□孙振桂

雨花台,是南京城的一枚精神印记。5月24日,我轻轻踏入这片土地,微风携着草木清香拂面,岁月的故事就此缓缓展开。

旅程开始于太监会会碑,它静静地伫立,虽历经风雨侵蚀,却默默地将历史承载。行至杨邦义剖心处,寥寥几行字,却让那面对威逼利诱仍坚守忠义的浩然正气,穿透时光,直抵灵魂深处。路过梅岗,走过韩熙载墓,又移步至方孝孺墓前,短短数百步的路,历史已走过悠悠百年。当年的痕迹难以寻觅,但一瞬间,我却有些许恍惚,仿佛置身于他们的时代,硝烟弥漫,战乱不止,却用生命守护心中的信仰,用气节展示崇高的文人风骨。

雨花阁巍然耸立,飞檐翘角间,见证六朝兴衰更迭。登上阁顶,极目远眺,整个南京城尽收眼底。步入高座寺内,庄严肃穆的佛像,使寺内充满了宁静与肃穆,似乎提醒人们,喧嚣之外,仍有一方心灵的净土。

拾级而上,巍峨的烈士纪念碑便映入眼帘,高耸的石碑犹如一把利剑,刺破苍穹。碑身上的金色铭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讲述着先烈

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。站在江苏公安英烈纪念馆前,内心不由得一颤,这上面镌刻的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是一名为了社会安宁,为了国家稳定,英勇地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。周围树木枝叶下的光影,像细碎的泪珠,蕴含着对英雄的哀思。

雨花台,是刻满伤痕和荣耀的史书,也是富含生机和诗意的画卷。它将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秀丽巧妙交织,宛如一首永恒乐章,既有金戈铁马的激昂,又有清风明月的悠扬。

古镇漫笔

它告诉我们:幸福,或许就藏在清晨那口热气腾腾的麦香里,藏在小镇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中。

晨光里的“食”尚

□王仁高

晨光还未完全刺破古镇的薄雾,益林镇振兴南路的粗粮包子铺已蒸腾起诱人的香气。麦香裹挟着肉香、菜香,在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流淌,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

推门而入,仿若踏入一个精致的美食宫殿。大理石地面映着水晶吊灯的柔光,墙面上悬挂的美食推荐牌与绿植相映成趣,时尚典雅的装潢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早餐店的认知。但最令人挪不开眼的,还是明厨亮灶里翻飞的面团——金黄的玉米面、黝黑的荞麦粉、雪白的糯米面,在面点师傅的巧手中幻化成圆润饱满的包子、晶莹剔透的蒸饺,每一道工序都像是在雕琢艺术品。

这里主打粗粮的早点堪称味觉的“满汉全席”。包子自然是当家花旦,掰开松软的高粱面外皮,浓郁的汤汁裹挟着鲜嫩的肉馅瞬间涌出,肉香与粗粮特有的谷物芬芳在舌尖交织;翡翠般的荠菜包子,咬开时溢出的清香,仿佛将整个春天都含在了嘴里。搭配一碗现熬的杂粮粥,红豆的绵密、薏仁的清甜、燕麦的嚼劲,在齿间奏出和谐的交响曲。若是偏爱面食,骨汤打底的阳春面、皮薄馅大的鲜肉馄饨,同样令人食欲大增。

比美食更动人的,是店里的“活色生香”。身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员笑意盈盈,如同春日里的暖阳。她们不仅能精准推荐搭配,还会贴心提醒小心烫口,甚至为赶时间的上班族打包时,都会特意将热粥与包子分开包装。当这份细致入微的服务,遇上冒着热气的早餐,味蕾的满足便延伸为身心的愉悦。

清晨的包子铺里,食客们的故事比菜单更精彩。刚晨跑结束的年轻人围坐一桌,吃着粗粮包子讨论着健身计划;退休的老人们慢悠悠地品茶,用带着方言的语调,分享着包子的新口味。有人说,在这里吃的不仅是早餐,更是小镇生活的温度——既有年轻人追求的健康时尚,也有老一辈眷恋的家常滋味。

这家店的火爆,恰似一面镜子,映照出小镇人对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。曾经,早餐不过是匆忙间的果腹之举,如今却成了值得精心对待的“仪式”。粗粮的流行,暗含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向往;优雅的环境与贴心的服务,折射出消费观念的升级。传统的早餐文化,在现代元素的浸润下,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。

当第一缕阳光爬上店铺的招牌,新的一天在香气中拉开帷幕。这家粗粮包子铺,用最朴实的食材、最用心的烹饪,编织出一场盛大的味觉盛宴。它告诉我们:幸福,或许就藏在清晨那口热气腾腾的麦香里,藏在小镇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中。

风情写真

梦幻之旅

□黄国标

春夏之交,一场梦幻般的射阳之旅,竟然让这座海滨之城在我的梦境里酿成一坛童话酒——那些被海风揉碎的晨光、与菊花共舞的浪漫、与铜像对话的奇遇、和虫鸟共享的酸甜时分,正从记忆深处漫溢成琥珀色的涟漪。

眨眼睛的“铁皮人”

安徒生童话乐园的城堡尖顶,像块插着吸管的香草蛋糕,在晨雾里晃悠。我攥着橘子糖跑过广场,鞋底上黏了亮晶晶的东西,蹲下身细看,原来是昨天夜里的海风把郁金香香的花粉吹成了金箔纸,在大理石路上拼出“欢迎光临”字样。

旋转木马转起来的时候,马鞍上的铜铃铛震得我耳朵发痒。我挑了匹鬃毛编着红绸子的木马,刚跨上去就发现它脖子上系着一块小牌子:“今日值班员:豌豆公主的床垫检测员”。旁边穿公主裙的小姐姐正把棉花糖举得高高的,糖丝被风吹成了云,引得木马上“骑士”们纷纷歪头——是木马脖子上雕的骑士头像,不过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跟着风动,真像在冲我挤眼睛。

最有意思的是那个铁皮人雕塑,上次明明看见他举着斧头发呆,今天却偷偷把眼睛换成了两颗黑葡萄。我刚想伸手去摸,他突然弯下腰,胡子上的露珠滴在我手心里:“嘘,别告诉灰姑娘,我把她的水晶鞋藏在南瓜车里啦!”吓得我赶紧躲到童话长廊后面,结果撞上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铜像——她手里的火柴盒居然真的“刺啦”一声亮了,跳出一群衔着糖纸的萤火虫。

离开童话乐园时,不经意回头一看,铁皮人竟然在向我眨眼睛,那狡黠的光芒里,藏着顽童才懂的秘密。

放电影的“老照片”

青砖房子门口的石碑上,雕刻着“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”。刚跨进门,就被一尊穿军装的铜像吸引,他腰间的皮带扣亮得能照见我的脸,我偷偷摸了摸,金属扣居然温乎乎的,一股热量迅速涌遍我的全身。

展柜里的老纺车让我走不动道。那木头轮子转起来“吱吱呀呀”

的。我盯着纺车看了半天,突然觉得线团像极了奶奶晒的柿饼霜,忍不住伸手去碰,结果碰到了旁边的煤油灯模型——灯芯上“跳”出一个黄豆大小的投影,墙面上立刻晃起了几个穿粗布衣衫的人影,他们正围着方桌说话,桌子上的搪瓷缸正冒着热气,缸沿缺角竟和爷爷用了四十年的那个一模一样。

更神奇的是那张泛黄的作战地图,上面插着小红旗的地方都比周围鼓起不少。我趴在那儿数旗子,突然发现红旗的影子在动——原来是窗外的梧桐叶飘过去了,吓得我往后一缩,脑袋撞在展示柜上,“咚”的一声,把旁边的旧军用水壶震得晃动起来,壶嘴里掉出一颗圆圆的东西——捡起来一看,是颗薄荷糖,糖纸印着褪色的红五星,不知是哪位小战士藏了七十年的甜梦。

当然,如果你喜欢看电影,一定会让你痴迷得不想回家。因为纪念馆里的每一张“老照片”都会动、会说、会讲故事、会放电影。

“打呼噜”的捕鱼船

泊到黄沙港的码头上,那些渔船像一群打盹的大鲸鱼,船帮上的贝壳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仔细听,还能听见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——原来是渔船在做梦,梦见自己又闯进了满是鱼虾的星辰大海。

踩着跳板往一艘渔船上爬,木板吱呀作响,像是在抱怨:“轻点儿,我昨晚捞鱼累着呢!”船头的铁锚缠着海草,我蹲下来扯了扯,居然拽出一只小海螺,凑到耳边听,里面嗡嗡响——妈妈说那是海浪的声音,可我却觉得是海螺在愉快地唱歌。船舱里钻出一位扎着花头巾的老奶奶,手里端着一碗海鲜面,那条居然是海带做的,上面卧着的荷包蛋像个小太阳,筷子一戳,蛋黄里流出来的竟然是金灿灿的鱼汤。

码头上的灯笼亮起来时,我看见一群戴斗笠的叔叔正在补鱼网,他们手里的梭子“嗖嗖”地飞,网眼居然织成了小鱼形状。当时我就想,这些叔叔会不会像我们班的涛涛,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呢?我蹲在旁边数网眼里的星星,数着数着就

发现,网里居然兜住了好几片晚霞,红的黄的,在网线间晃悠。

日月岛的“鸟王国”

远远看见日月岛湿地里的芦苇荡时,我以为是谁把天空撕成了碎片丢在地上。潮水退去的泥滩上,小螃蟹们举着钳子赛跑。从观鸟台上的望远镜里,突然发现远处有个矫健的白色身影——是丹顶鹤!它单腿站在水里,脖子弯成问号,红头顶像蘸了番茄酱的棉花糖,我盯着它看了足有十来分钟,它居然一动不动,直到一阵风把芦苇吹得哗啦啦响,它才扑棱翅膀飞起来,像表演特技似的,一会儿直插天空,一会儿又俯冲下来,用翅尖在水面上写狂草,惊起的一串串水珠,就像谁撒了把玻璃弹珠,此起彼伏,叮当作响。

远处的水塘边,有只白鹭正歪着头欣赏自己的倒影,冷不丁地,突然扎进水里叨起一条小鱼,鱼尾巴在它嘴边甩啊甩,妄想挣脱,溅起的水花里居然有彩虹,吓得我赶紧揉揉眼睛,生怕彩虹掉下来摔碎了。

最逗的是一只小鹈鹕,它把芦苇秆当成了麦克风,扯着嗓子喊:“一二三四五,虫子藏不住!”结果喊得太用力,一头栽进泥坑里,再抬起头时,嘴上叼着条扭来扭去的蚯蚓,蚯蚓尾巴上还挂着颗亮晶晶的水珠,像是刚从月亮上摘下来的星星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把捡来的贝壳、菊瓣、桑葚叶全塞进了口袋。路过射阳河时,看见一群鸭子排着队往芦苇荡里钻,领头的那只脖子上系着红绸子,扑棱翅膀时把水花甩成了星星……

旅程归来,每当枕着月光入睡,射阳的风就会溜进梦里:铁皮人的葡萄眼睛在闪烁,渔船的呼噜声裹着海浪,桑树叶的脉络正沙沙书写着未完的童话。原来,当我们把心重新调成孩童频道时,每个寻常日子都变成会发光的魔法时刻——就像心理学家荣格曾说:“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,活在别人的认为中;那把后半辈子还给自己,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。”